

走进灯和谜的世界

——写在文思谜社开馆之际

陈广洲 陈晓东

在河下古镇姜桥巷2号，几组老屋经过匠心改造，完成了华丽的转身——2025年5月1日，“文思谜社”正式揭开面纱。这座总面积390平方米的灯谜殿堂，集展览、互动、创作与研究于一体，底层六间厅室与二层两室，由东向西串联三处总面积54平方米的内院，形成一条引人入胜的文化游径。入口始于姜桥巷2号，出口则隐于竹巷街4号。

入口是一座典型的江淮风格建筑，退踞巷弄四米，一栋姿态袅娜的乌桕树静立其左。枝头悬垂二十余盏水母灯与柳絮灯，夜色中，树冠流光溢彩，与西边出口房山墙上镶嵌的三平方米见方、边框闪耀的行书“谜”字互为辉映，恍若仙庭幻境。入口与出口之间，“文思谜社”的Logo取代寻常窗牖，如一盏融汇祥云、窗格元素的灯笼，内里隐约藏着一个“谜”字——这不仅是定制品的标识，更是谜社精神内核的文化符号，透过它可隐约窥见院中灯谜擂台的轮廓。

廊檐下，沙孟海集字的“文思谜社”紫铜匾额重重悬垂。廊柱上卢志文书写的对联尤为醒目：“一生守义闻此道，四方同心立斯言”——这是四位发起人的铮铮誓言，坚守初心，守护文化根脉。此联本身亦是一条谜语，谜底正是“文思”。大红立面与移门渲染着灯谜特有的喜庆与激情，廊顶六盏典雅的正六柱体宫灯洒下暖光，两端墙面镶嵌文虎砖雕，立柱条屏滚动谜题，悄然拉开探索的序幕。

步入序厅，迎面一座造型门与后方电子屏构成玄机。它暗合《世说新语》中杨修拆门的典故：门中写“活”为“阔”。此门若人立正中，是为“阔”；门中无物显“马”，便成“闯”。门侧墙面，陈列十块珍贵的“清代灯谜印版”，以戏曲人物为谜面，其中三块明确刻有谜语。正对门的墙面则是历代书法名家的“谜”字书法陈列。左侧两盏盒型老宫灯与六盏小型宫廷壁灯点缀古韵，壁灯上同样附有谜面，扫码即见谜底——如“天没它大，人有它大”，正是简之又简的“一”。

转角的雾气蒸腾，“虎娃”机器人带你步入谜家风采区。廊道左侧玻璃展板上图文并茂，“新时代灯谜”“中华灯谜分布图”“猜谜常识概要”清晰呈现。右侧铝板背景墙展示《清明上河图》片段，中央徽标镂空处，第二内院的石雕文虎依稀可见。廊顶宫灯高悬，三根横梁悬匾，各书谜面：“春雨连绵妻独宿”“终身念伊减姿容”“此日登临曙色开”——三谜同射“一”字，与序厅“一”字谜底共鸣，象征四位发起人“始终如一”的初心。

一号主厅中央一盏大型六柱宫灯高悬，四角辅以同款小型宫灯。大型宫灯每一立面皆为一则谜语。东墙图文展现古今谜家：从唐代皮日休、李白，宋代苏东坡、王安石，到元明清诸大家如关汉卿、纪晓岚、曹雪芹，皆是灯谜发展史上的璀璨星辰。其中特别点明南北朝淮安淮水人鲍照，首创“字谜”之名。北墙整幅叙述清末民初淮安籍谜家“跬园主人顾震福”的生平与成就，文下安放其仿真白玉面部雕塑，相邻展柜陈列其灯谜书籍与信函。西墙展示“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”架构。南门悬“无灯谜不元宵”横匾，两侧壁柜陈列清代谜语瓷碗瓷碟。厅内最令人驻足的是仿制曹娥碑，投影加持使其三重典故更显立体；曹娥投江孝行，蔡邕题“黄绢幼妇，外孙齑臼”隐“绝妙好辞”、曹操与杨修猜射此谜的轶事。古人称谜为“隐语”，蕴含着世事看透不说透的处世智慧，杨修因过早揭示重大谜底而招致祸患，令人扼腕。

穿越一号厅西门，步入谜语之美区——二号厅。迎面移门以《红楼梦》场景水墨为底，纪晓岚那副著名谜联点题：“黑不是，白不是，红黄更不是……虽为短品，却是妙文”。固定门扇上则书《红楼梦》七言绝句谜面三则。移门开启，1号内院呈现眼前：浅水鱼池不可入，水面孔明灯点缀，低空悬一欲器，水滴注入，满则倾覆——这劝诫帝王“少倾中正满覆”的古物，无声传递着“看透不说透”的谜之智慧，亦是对谜社成员“不忘初心，戒骄戒躁”的无声警醒。内院西门同规格移门亦有七则红楼谜语。东西两门洞开，视线穿过庭院，直抵西墙赵孟頫集字的“万家灯火”匾额及其下滚动播放《红楼梦》谜语的电子屏。选址淮安，特设《红楼》谜语专区，与诞生于此的另三大名著相映成趣，尤显匠心。

二号主厅是灯谜鉴赏的核心。南北向柁梁下悬一大两小三盏六柱宫灯，东向西向脊檩下亦悬一盏大宫灯，七灯成“工”字阵列。大宫灯每面嵌谜，共十八则，刻意低悬便于仰观，扫码即可揭晓谜底。北墙边，两个宫灯造型立柜夹一长条展柜，陈列“清代字谜”“民国字谜花盆”、“清末谜家周维华谜笺”等实物谜语珍品。南墙及西面则是浩瀚谜书之墙，《中华谜书集成》珍存20世纪中叶前重要谜书350余种；章廉《当代谜书目录》收录五十载公开及民间谜书千余。中间巧妙嵌入“展示画轴”造型触摸屏，点击书名即可浏览《灯谜逻辑》等电子内容，知识脉络可无限延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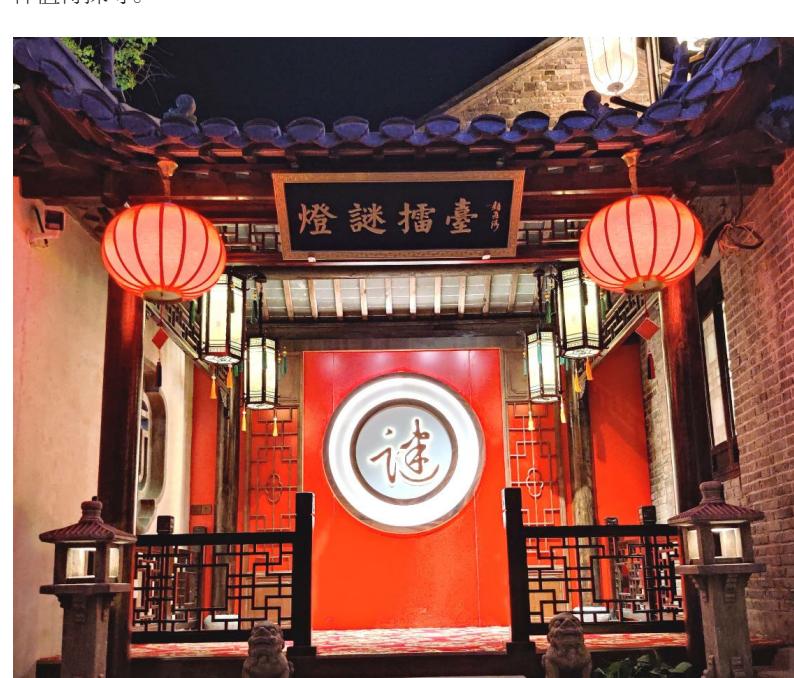
自二号厅北出，便至谜语互动区——三号主厅。入门左首信息墙介绍谜社关联成果：“志文虎头奖”赛事、温州占地千平的“中华灯谜馆”，以及成员亮相央视灯谜活动的盛况。不起眼的展柜中，珍藏央视灯谜名人的题字墨宝，其中一谜语题字尤精，堪称镇馆之宝。门对面，“商灯射虎”横匾下传统方式悬挂72条谜条，象征七十二变。南墙与1号院北墙交界处，长形展柜情景式陈列四位发起人的实物谜语代表作。厅东面大屏前，一对红灯笼高挂。厅中央顶部一盏中式木艺宫灯辉映地面长桌，桌面南北镶嵌十块触摸屏，连接东屏，可容纳十人酣聊竞猜。此间互动，使人深切领悟灯谜第三重功能——增智：培养视野联系、综合分析、拓展发散思维。

三号厅北邻是2号院内。一头中型石虎半卧，憨态可掬，歪头咧嘴笑迎宾客。旁置一簇箭，一个射壶。“射虎”即猜谜，石虎可爱，箭矢当投壶中！面朝出口的墙面镌刻结束语：“人生入谜”——人生境遇如谜面纷呈，个体命运与潜能，正是待解的深邃谜底。

最后西转至交流发展区——谜社窗口。西墙卢志文题匾“谜贵得趣”，趣在“理、智、谐”。匾前根雕茶几、座椅木凳、茶具齐备。黑胡桃木雕花吊顶下，一盏禅意木艺瓦房灯洒下暖光。偷得半日闲，于此与谜界大师啜茗论道，收获足以快乐一天，滋养一生。此区三宝：青花瓷罐、青铜石虎、黄杨木雕，被郭少敏引申为三则实物谜面，谜底“从善如流”、“如虎添翼”、“飞黄腾达”，与序厅“始终如一”遥相呼应，深藏谜社落子淮安的初心、决心、气度与愿景。

越过北门槛，步入3号院内。东端设“灯谜擂台”，石狮宫廷灯守卫两侧。几串飞鱼灯从半空直连姜桥巷2号屋脊，尽头一大三小四盏孔明灯熠熠生辉——灯谜的烟火气与生命力，仿佛从未远去，就在昨天，就在眼前。

文思谜社，是一座建筑，更是一座精神的迷宫。它收纳历史的吉光片羽，更照亮未来的谜趣之路。当我们走进灯影谜韵交织的空间，便开启了一场跨越古今的智慧对话。谜面层层剥开，谜底终将点亮——如同人生，谜一样深邃，谜一样值得探寻。



灯谜擂台 陈广洲 摄

夏

夏日的池塘，是荷花的舞台。田田的荷叶，像是绿色的裙摆，簇拥着那一朵朵娇艳的荷花。

荷花，有的含苞待放，如低眉敛目的少女，怀着对世界的好奇与期待；有的已然盛开，花瓣层层叠叠地舒展，似拢着薄纱的仙子。粉色的，如天边的云霞，柔美而梦幻；白色的，似无瑕的美玉，纯净而高雅。

微风拂过，荷叶轻轻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仿佛在为荷花的舞蹈伴奏。荷花在风中回首回旋，身姿婀娜，那一缕缕清香随之飘散，沁人心脾。这香，不浓烈，不张扬，却有着一种让人沉醉的魅力，仿佛能洗净心灵的尘埃，让人忘却世间的纷扰。

花蕊金黄金黄的，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被花瓣小心翼翼地呵护着。花瓣上氤氲的水珠，晶莹剔透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折射出七彩光芒，宛如珍珠般滚落，滑落水中，荡起玉珠落盘似的涟漪。

荷花，生于淤泥之中，却能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它的高洁、纯净与优雅，无不让人赞叹。

夏

荷

吴洪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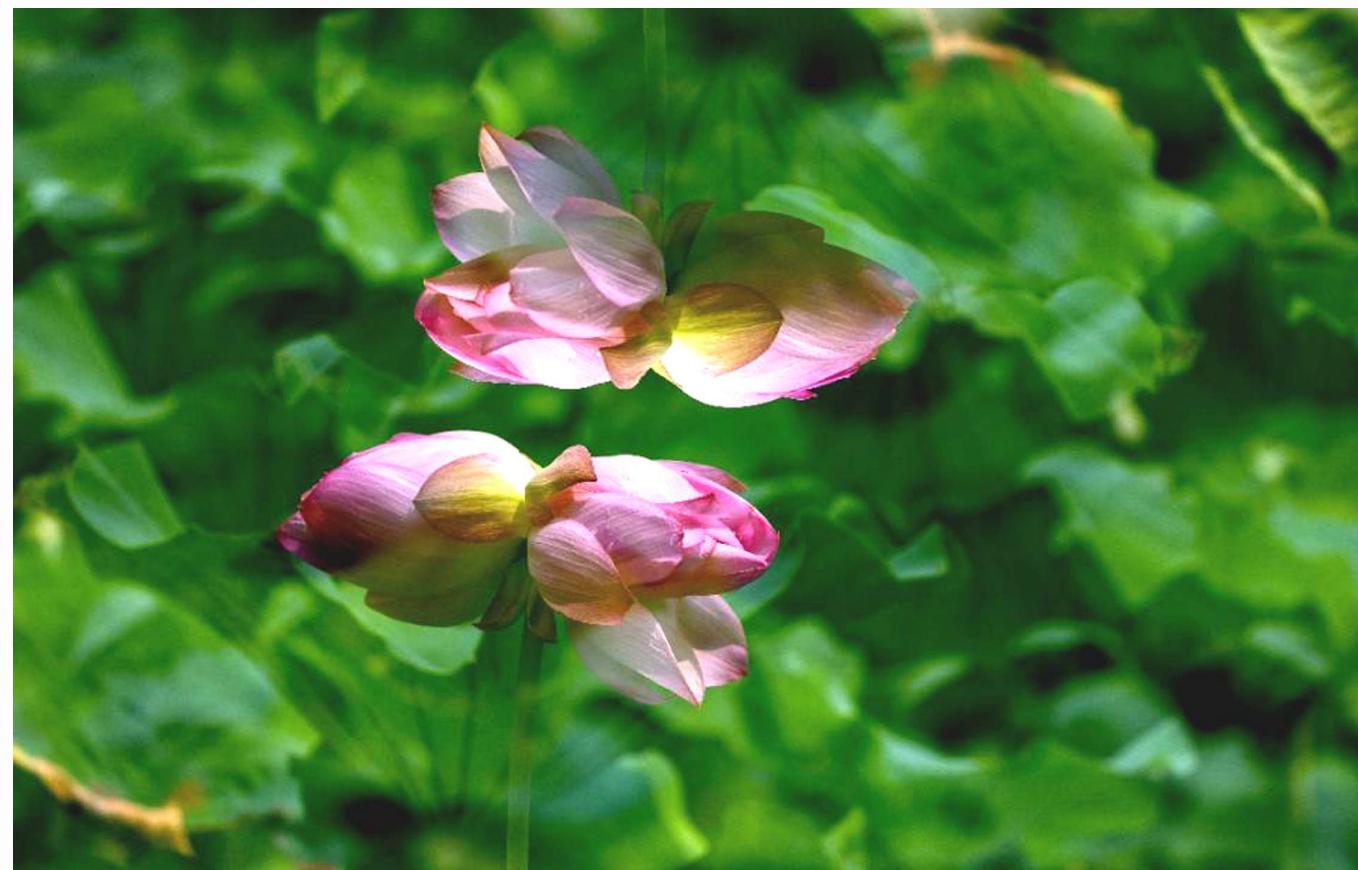
不与百花争艳，却在自己的季节里，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。

站在池塘边，凝视荷花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感动。在这喧嚣的世界里，荷花如宁静的智者，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初心，用美丽和芬芳，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和宁静。

荷花的存在，仿佛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一份珍贵礼物。它提醒着我们，即便身处污浊的环境，也要保持

内心的纯净与高尚；即便面对风雨的侵袭，也要坚守自己的姿态和信念。它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美丽并非来自外表的华丽，而是源于内在的品质和精神的力量。

当我们为功名利禄奔忙，为琐碎繁杂疲惫时，不妨来到荷花池边，静下心来，感受荷花的宁静与美好。让那缕缕清香，驱散心头的阴霾；让那婀娜的身姿，唤醒沉睡的初心。愿我们在荷花的启示下，学会在纷繁中保持清醒，淡然与坚守，如同荷花一般，优雅地绽放，从容地面对生活的风雨和阳光。



并蒂莲

孙兆敏 摄

乡村乘凉

邱家均

记得儿时在农村，夏日的乘凉，历历在目。清楚的记得每当夏日晚霞的火焰即将熄灭时，庄上男女老少吃过晚饭，吃完澡后，就陆续从各自的农家小院走出来，伴着农田里、沟河里的蛙鸣和树上的蝉声，齐聚到队里的打稻场上、溪河堆的路旁或溪河大桥上乘凉。

我的老家门前有一条大溪河，初升的月亮、稀疏的星斗和残留天边的一抹晚霞倒映在河面上，闪动着绚丽夺目的波光。不远处河堤旁的番瓜地里，萤火虫时隐时现的亮光深深吸引着我们这些小孩子。在大人们“不要踩坏番瓜”的提醒中，我们的小瓶子里已装着二三十只萤火虫。像我这般七八岁的孩子，总蹦跳着和大伙儿一起追逐。有时捉迷藏玩累了，便跳下西河洗澡冲凉，再回到大人们的队伍中。

大人们的活动各成群落：小媳妇们谈笑家长里短，笑声如铃却声细如蚊；老人们讲述牛郎织女的故事时，我们这群孩子总要刨根问底——“喜鹊真能搭桥？”“牛郎织女会从鹊桥掉下吗？”“为何七月初七才能相会？”这些童言稚语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最盼继年四叔讲故事。他自称在无锡得了说书先生张万明的真传。

旁人逗趣问师承，他答：“我认得张先生，先生认不得我这弟子！”

惹得众人捧腹大笑。他讲的《武松打虎》虽不及名家，却有声有色。

我常揉着惺忪睡眼催他往下讲，直到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仍意犹未尽。

故事罢，善唱者便亮开嗓子。

邱盛和曾在淮剧团待过，唱得最是响亮。《秦香莲》《秦雪梅吊孝》《杨

六郎告御状》的悲调听得人揪心，我却独爱那支《拔根芦柴花》。一句“小小的人儿哎”，至今犹在耳边回响，歌声里漾着的乡情，时时拨动心弦。

我常趴在父亲膝头，在他蒲扇轻拍的和风里，伴着悠扬小调沉入梦乡。

如今空调凉风习习，荧屏节目纷呈，网络天地无边。然而心潮起伏间，总难忘儿时夏夜乘凉。细想来，童年心灵如旷野，最微的风也会泛起涟漪；如素笺，最淡的墨也会留下印痕。永难忘大人手中驱蚊送风的蒲扇——因那扇底摇出的，是熨帖肺腑的温情；永难忘老人遥指银河讲述的神话——因那星光承载的，是无言的期盼与憧憬；永难忘继年四叔沙哑的嗓和邱盛和清亮的歌。这别样的夏夜滋味，至今仍在心底萦回……

夏夜笛声

纪效成

夏天的夜，除了蝉鸣之外，就是空调的呼呼喘息声。炎热是免不了的，想待在书房看书，心绪总是不宁，总想摆脱逼仄的空间与空调的依赖，便下楼去公园走走。

未入公园，耳畔已传来舒缓的笛声。循声而去，东南隅有人站立吹笛。一盏便携灯亮着，乐谱摊在面前。男子时而扫过乐谱，时而专注吹奏，指法如刚学步的孩童，不算熟练却执着地练习着。

走近细看，原是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人。横竖无辜，索性坐在木椅上静静地欣赏。他微垂着头，手指灵动，似未察觉我的存在。笛音似是《姑苏行》，心下暗叹：业余爱好者能吹奏至此，实属难得——早年我亦研习过民乐书籍，却半途而废。

正浮想时，笛声戛然而止。他走来，用毛巾擦拭额头的汗珠笑道：“献丑了。”我忙解释：“无事闲逛，图个免费演奏。”他闻言笑了。

或许是一见如故。闲谈中得知，他竟住我小区前两排高楼，曾是文艺兵，后下海经商，现为公司顾问。闲暇时常来公园吹笛，怕扰邻便择此空旷处。

路灯昏黄，自带灯又低，虽看不清面容，但他言语间透出故事与生活意趣。初识不便久扰，我借故离开。未几，笛声再度悠扬而起，在静夜中漫开。我不禁暗笑自己前的评判。

紫薇花开，暗香浮动，伴着笛声撩拨步履。踱步间忽忆儿时夏夜笛音——那是河对岸读大学的哥哥，每夜坐柳树下点燃蒲棒驱蚊，执笛练习。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《牧童》……曲声如凉风拂过，熨平心绪，让我得以在油灯下温习功课。那笛声听了两年，直至他毕业远赴他城。不知他是否延续此好，但那两年夏夜，已足够让我幸福。

翌日微雨，未去散步。骤雨初歇，一曲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飘窗而入。笛音似在风雨中沉浮翻滚，蓬勃生命力随旋律滋长，心中亦漾起涟漪。忽而想起不知出处却深以为然的话：“人需有目标，宁可逐虚无，不可无所求。”如这般吹笛，既悦己，亦悦人；既自品生活之美，亦予他人美好。渐闻婉转旋律里，烦躁尽散，似有灵感涌现，便开电脑写写停停。

雨又落下，关窗时笛声亦被阻隔，心有不舍。几分钟后开窗，雨停笛寂。看手机方知九时整。可此时文思泉涌，虽文笔平平，仍续写未完笔记……

一念闪过：明晚，再去当一回听众。

书单与药方

陶洪仁

处方：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。药性：俱性平，味甘，无毒。疗效：服之清心益智，寡嗜欲……这是清朝的张潮，根据自己读书的感受，结合中药性味的分类，开的一个书单药方。读了，让人生出一种感想，书亦是药，可以治病。

“书当药”不无道理。读书让人拓宽视野，积极向上，让人清心明志、超然洒脱，让人化消愁、提神治病。戏剧大师夏衍说得具体：不爱动脑、不喜欢读书、不善思考的人，很容易得“老年痴呆症”。

传说杜甫诗作能解除病痛，“其辞意典雅，读之者脱然，不觉沉疴之去体也”。百岁诗翁葛祖兰曾说：“我的长寿之道就在读书，它使我胸襟豁达，心情闲适。”在诗歌盛行的意大利，常见一些书店和药店里，有包装成普通药品样子的药盒，内里并非真药，而是印刷精美的诗篇。医生和诗人联手配制的这些“诗药配方”，曾治疗过许多抑郁症、精神分裂症患者。

兰州有个患严重抑郁症的人，百药无效，多次寻死。一个偶然机会，他在网上读到一篇散文，越读越有兴趣。读后，他丢掉了死的念头。

书具药效使人长寿亦是有证据的。诗人兼学者吴奔星，交往过许多爱写诗、背诗的老人，发现他们年逾古稀而不显老态，遂著《背诗与长寿》一文。国外医学界也有人做过研究，他们选择16世纪以来欧美400名伟人作比较，发现读书人平均寿命最长。可见，读书真的



我家母鸡好 金晨作

能养生健体、延年益寿呢。

书亦是药，读之可治病的道理也告诉我们：既然书具药性，就不宜盲目。读书要有所选择——那些文字优美、意境深远，品位高雅的书，不断阅读，可以读出自己的见解和趣味来；而那些格调低下的书，读了，则会误入歧途、心绪难平，以坚决拒之为好。

南宋大诗人陆游言“读书有味身忘老”，一个人健康长寿，首先是心理健康，而良性的精神刺激可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。经常读好书、适当用脑，能消解烦恼，养护“精气神”，有益健康。